

野渡，顾名思义，野外、偏远，人迹稀少的渡口。

离老家一里地，也有这样一个渡口。一条宽约两百米，常年清澈见底，不枯不竭的小溪，从西向东流入大河；一条宽有千余米，波澜壮阔的大河直奔小溪而来，二水合一，“霍”地一个拐弯，逶迤而去……

经年累月后，两水相汇处，便水冲浪淘出三个隔河相望的码头，其名也随了附近一座古刹而称“观音溪”。

观音溪，位于渠江流域中下段。岸边，常常停着一只芦苇篷小木船，一对橹子静静地横搁在云水间，映出悠悠的影子，像蜻蜓的翅膀……

清晨，还在朦朦胧胧的睡梦中，若依稀听到两声轻唤：“过河，过河！”缓缓地，必定有一个软绵绵的声音：“大河吗小河？”这多半是赶早场或去亲戚家帮忙的人；早饭后，听到有人大叫：“过河——过河哟——”则大多有二三邻居同行，要去街上卖了鸡蛋鸭蛋称盐打油，待到中午时分，几个人才一路说说笑笑手提肩扛，背着背篋挑着担回去，里面装的是儿女眼里的阳光，老婆心头的日子；夜深人静，忽闻悬崖上连声高喊：“过河，过河！过河吧！”这时候，多半是家里有急事，应答也不同：“来了！”接着就响起短促、有力的划桨声；也有连喊数声不见回应的，一般是前边有人背的挑的太多，不想登悬崖绕山路，叫船送到五龙桥弯里去了，过河的人会朝岸边或正在撒网的渔船求助。对年龄长的说：“万老汉，来推一下哟！”“彭老汉，来帮一下忙哦！”对年龄小点的直呼小名：“张牛儿”“黄狗儿”“李二娃”。对方见是熟人，才放下手头的鱼网，摆起形如柳叶儿、比渡船快一两倍的小船来，把你送到对岸。

摆渡的人，不得提一个“钱”字，过河的人，自会比渡船多给点的。平常二分，给三分；五分，给六七分。下次遇着渡船不在，只要你一喊，对方二话不说，放下手中的鱼网就划过来。若是贫困家庭，给上一个鸡蛋半把小菜，不管是渔船还是渡船主人，都客客气气：唉，手上紧就算了，还送啥子东西哟！有人没钱或忘了带，也会一笑了之，好，下次补上，慢走慢走啊……真的下次忘了，摆渡的人也不再问，压根儿像没这回事。

水上的人，凭水为路，吃的是一口义气饭，谁都不会鸡肠小肚。倘若碰上谁家小孩溺水，两口子吵嘴寻短，无论是谁摆渡，都得以最快的速度划去，俯身一拉，或一根竹竿伸去。如是对方已沉入水里，水性都十分出色，衣服一脱，一个猛子钻下去，短的五三几分钟，长的七八分

钟，才从远处“哗”地冒出水面。被救的家人，送来一篮鸭蛋，或提来两瓶白酒，以示感激；也有路途隔得远，连一把面条半碗米也没送的。但摆渡人再见到有人落水，即便是曾经骂过仗打过架的冤家，也会义无反顾地跳下去，把对方救起来……

其实，观音溪是个小码头，加之多了两月悬崖、一条小河，常年还冷冷清清。只因上游南江、通江和宣汉、达县一船船木耳、黄花、黄连、天麻等山货运往朝天门、汉口、黄浦江码头，需从这经过，然后逆水运回煤油、盐巴、布匹等日用品，也得从此返回，大家才知道这个码头。

常言道：“跑长途的人，命若浮草。”当年渠江、嘉陵江、长江，少有闸坝，一路险滩几十、石礁上千，仅观音溪附近就有浪八滩、金锣滩、凉滩和切马（青蛙）石、鲤鱼石、鹞子石等。特别是掌舵的后家长、摇橹的前家长、岸上的首尾两名老纤夫，对沿河两岸的水深水浅，哪里水下有暗礁、下几寸几尺，哪里是洄水、漩水，是倒流、泄流，一清二楚。如在洪水天，顺流行船放筏，一日千里者，十之八九是有钱人请的高人掌舵，连船上一个小舵工，也艺人高胆大，水涨水降，河道详情，了如指掌。外舵内舵，不敢有丝毫犹豫；满舵半舵，极讲分寸；急舵缓舵，全在把握。很多地方，都能听到擦礁而过的“噗噗”轻响，那是至高的境界，又是危险的信号……

据爷爷讲，解放初期，他帮人放货到武汉，时逢顺风，一路六尺宽，二丈九尺六高的船帆满放高挂，连六把橹子也歇凉作了“翅膀”（左右对称横搁），只七天四夜（滩陡礁多段不能夜行）就到汉口。卸了货，半船布匹一装，在返回过青滩，上最陡、水最急一段时，岸上拉纤的四人，脚蹬手扒，弓成虾，正一寸一寸过“门坎水”，突然一道鼓水涌来，船身向外一泄，被礁石拦腰折断，爷爷在船头撑竿，一下被卷入急流。老家家长见状，顺手扔给爷爷一把橹子，爷爷借橹子浮着，一路避礁游过七八百米险滩，方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，而老家家长两手空空，却被暗礁撞晕溺亡。爷爷和同伴在码头讨下纸烛香钱，就地简葬了老家家长，穿着过来的破衣烂裤，一路要饭步行十三天，才回到观音溪。

而平时，头晚在上游三汇、土溪、临巴和下游鲜渡、琅琊、肖溪连泊宿的船只，每到鸡叫二遍，才开始从这里陆陆续续经过。从早饭到晚饭之间，木筏竹筏、渔船货船络绎不绝，四季船帆点点，行船的号子声、打鱼吆老鸹的“梆梆”声、划桨的“叭叭”声，不时从远处传来……

每到夏天，晚上屋里热得像蒸笼，蚊子密布，一把扇子摇个不停，

浑身还被叮起疙瘩，队上的大人会带上大一点的孩子，去“啣嘴”（伸向河心的山崖）上歇凉，大河风、小河水都汇聚在这里，通宵凉风习习，一觉睡到天亮，满身的凉爽。

进入初中，我们成了半大人，手臂腿脚有了疙瘩肉，码头才是我们的乐园。游泳小河，来去连续三四趟不停歇，不喘不吁；比赛扎猛子，三四个小伙在小河边站成排，箭一般扑下，七八分钟不见人影，岸上的小伙伴会故意幸灾乐祸地叫喊“哦，哦，哦，你——呢？”期待中，几个小伙才相继对岸“啣嘴”冒出水面，有的还顶着一头稀泥。倏地，随着一个个小漩涡，又都无影无踪消失在下水，一会，有人还奇迹般举着一条鱼浮上来。这个阶段，水性好的伙伴，对一千多米宽的大河，可轻松游个来回；有时看到长途船路过或渡船送入已到河中央，只一声吆喝，个个猛扑狂追，几分钟到了船后边，吊在后舵上，手脚处于静止状态，任幽幽的凉风在脚下轻拂，会突生出几分忐忑。此时，外地的长途船会笑着吼道：“扯到啥子，梆重！”本地的过路船或摆渡船，则骂骂道：“小心舵（望）哟！”实际是提醒，小心抽筋，莫天冲地冲。伙伴们“嘎啦”一阵大笑，才纷纷放手，转身连扒带蹬，还故意把屁股翘得老高，显示着出色的水性。

后来投身社会，随着尘世的浸淫，牵绊太多，便总喜欢一人去走走。工作压力太大，兀自漫步到悬崖边，点上一支烟，望着码头出神，让心绪随着河水走，静静地看清秀的山野、雪白的云朵、清澈的河水，不知不觉，心底、眼前也明亮多了。虽然很多时候，一时不会发现真谛，但河水似已给出明确答案。时遇小人使坏、待遇不公，我会在夜饭前，来到河边走一走，然后，选个僻静处，像十七八岁那阵，绷腿腿，压压腰，打几套拳，再到极限地做一气俯卧撑，一通汗水流流，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星星在河里闪烁，月亮在缓缓移动，恍惚正走向黎明；与家人闹了矛盾，我常常爱在夜深人静，披衣而出，端上一杯清茶，兀自来到崖壁边，选一块光秃秃的大石坝慢慢坐下，想想儿时，爷爷去对岸姑妈家我“赶脚”摔得满身是稀泥。有次一个小女孩骂我，我臭水过去把他家南瓜刺个窟窿还撒泡尿进去。想一想母亲聪明、勤奋，凡事顾及长远，还有父亲少言寡语，却像牛一样爱得累，比文化人都心细；有时也会想到初恋的聪明、多才，和老婆对这个家的默默付出、孩子的优秀。

待情绪平复了些，再看脚下，静静的小河依旧一水相隔，无言的大河还是那么宽远，摆渡的人虽是如此弱势、渺小，但渡船却如时光，无论走得急与缓，都会留下时间的波纹……

小时候，生活在农村，虽然物质清苦，却不乏乐趣。遥想当年，捉天牛就曾给我童年带来几多欢乐。

天牛因其力大，善于在空中飞翔，而得天牛之名；又因它常发出“咔嚓、咔嚓”如锯树之声，故又称作“锯树郎”。这种长于短距离飞行的昆虫，常将卵直接产入粗糙树皮或裂缝中，或者产在成虫先在树干上咬成的刻槽内，对树木造成极大的伤害。

老家屋后梨树林里的梨树，就因天牛的侵袭，枝叶枯黄，一些梨树甚至因此枯萎死亡。为了挽救梨树的生命，保护梨儿们健康成长，故我们组建了捉天牛的“正义之师”。房前屋后的梨园，成为我们的战场。

初夏，待梨花凋谢，果实初长成时，天牛便接二连三地钻了出来。清晨，当第一缕阳光洒满大地，我就迫不及待地邀约伙伴们一起捉天牛。我们带上事先准备好的竹签，浩浩荡荡地往梨园里走。

天牛常栖身树梢，要捉天牛须爬树，但天牛生性敏感，稍有异动便展翅飞翔。因而，爬树时要轻手轻脚，以免惊飞天牛。因我是女孩，身体轻便，又善爬树，加上胆大心细，故每次捉天牛都少不了冲锋陷阵。但女孩爬树总显不雅，只能背着大人偷偷干。那次偶然被父亲发现，他怒不可遏，作势要打。此后，捉天牛越发小心翼翼，生怕被父母发现。

天牛躲在枝叶繁茂的梨树上，爬上梨树，你要先查看主干、树梢，以及嫩绿的枝条，是否有天牛的咬痕。如果有新鲜咬痕，绿树丛中一定掩藏着天牛。一旦发现目标，你要敛声屏气，轻轻靠近天牛，不然听到响声，它猛一展翅，飞向了另外的梨树，让你望树兴叹。当

然，也不是每棵树上都有天牛，有时你搜寻半天，望眼欲穿，还是没有天牛的半点影子，你只好唉声叹气，重新爬上另一棵梨树。

别看天牛平时呆头呆脑，但牙口厉害，若手指被它咬住，任你如何甩动，都难以摆脱，痛得你直喊叫。因此，捉天牛千万要小心。我们常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天牛肩部，迅速捉起来，然后将竹签插进它嘴里，此时它再也无法动弹，只能任人宰割。

夏天梨树上“火辣子”多，捉天牛时，一不小心会被这种软乎乎害虫蛰住。那种又疼又痒的感觉，让伙伴们苦不堪言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挡不住天牛的诱惑。记得有一次，堂哥爬树，还没逮住天牛，便大喊大叫着跌落下来，落在臭水沟里，浑身沾满黑泥，笑得我们前仰后合，原来“火辣子”钻进了他衣服里。

一番攀爬，捕捉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竹签上都穿着天牛，大家开始寻找阴凉处，围成一圈，席地而坐，做起游戏来。常常，我们一手紧握竹签，一手用力掐天牛后腿，天牛受痛，便展翅欲飞，竹签一松，它就徐徐上升。我们则站在地上，蹦跳着，扯开嗓子吼叫着“加油！”“加油！”……由于天牛始终无法挣脱竹签的束缚，飞一阵子就落下来。我们捡起，再飞，让它再飞，直到天牛再也无法飞行。

伙伴们玩累了，开始往家里走。我们一边走，一边不忘让天牛振动翅膀，让徐徐微风拂面，那种惬意，至今想起都令人回味。

捉天牛的往事虽已远去，但却永久地尘封在记忆的长河中。随着时代变迁，现在的孩子只知连天牛都不知为何物，也更无法体会捉天牛的乐趣了。



冬的请柬

(周文静 摄)

父亲的眼泪

时间已是凌晨之后，夜雨敲打雨棚的声音将我惊醒。我再也无法入眠，于是披衣起床，靠床头而坐，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想象着那九天下来的雨水在空中飘舞的样子，不知怎的，我竟又想起了父亲的眼泪。

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阳光、性格开朗、豪爽的人，在我的印象中，他很少流泪，但我也看到过父亲有几次流泪。

第一次是1975年大年三十，那年我家因为添了一个弟弟，还修了一间偏房，家里的粮食都基本耗尽，还借了不少外债，过年的年货也卖了钱还账。团年时只炒了一碗肉，当父母还在厨房忙碌，炒些小菜时，桌上碗里的肉已经被我们四兄弟吃光，连肉里混炒的咸菜也没留下。父亲和母亲看见后，互相对望了一下，那眼神是多么的内疚和痛苦。作为长子的我知道，那是父母因为过年也不能让孩子们吃上饱肉而深深自责。父母当时什么也没说，而是把小菜端上桌，还假装十分高兴地祝大家过年快乐，说来年一定要杀头大肥猪，让大家把肉吃够。

饭很快吃完，三个弟弟都出去玩，我抱着最小的弟弟，妈妈在厨房收拾，我听到父亲在卧室的哭声，就想进去。父亲听到我的推门声，立即止住哭声，迅速擦干了眼泪，还对我笑了笑，说道：“把弟弟抱到外面去耍，看好那三个弟弟。我默默地去了，心里也后悔中午吃饭时自己为什么不给爸爸、妈妈留点肉，自己为什么也吃了两片。那时我才12岁，嘴也馋，非常想吃肉啊！

我出去后不久，父亲就出门了，天要黑的时候，父亲提着两斤肉回

来了。当晚，母亲把肉煮好炒出来，让我们兄弟吃。我在父母的关爱中吃了点，更多的是让三个弟弟吃，我也给不动筷子的父母夹了几块肉，但父母一人只吃了一小块，最后把没有吃完的肉留到了新的一年，继续给孩子们吃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那肉是父亲去找了两个同事借的肉票和钱，去食品站求情购买的。

父亲对我们一向要求严格，任何事都可原谅宽恕，但在学习方面不行。由于我天生愚笨，不是读书的料，但父亲偏偏要我好好读书，常常实行“法西斯的专政”，每次只要我考差了，就会小死一次。我这一生最记不清楚的事，就是不知道自己小时挨了多少次打，有时打得我都麻木，不知道痛了。1978年我初中毕业没有考上中专，回家后被脱光衣服，裸躺在一条杀猪专用的宽木条凳上，房门紧闭，直打到我差点闭气，很久我的屁股都不能挨板凳，晚上睡觉也只能侧卧或仆倒睡。打我之后，父亲躲在房屋里悄悄地哭了。我不记恨父亲，我知道他是为我好，他希望我能过上好日子，他是恨铁不成钢。

1982年，我又没考上大学，不敢回家，一是无颜见“江东父老”，二是知道又有一次毒打在等待着我。我在一条大河边坐了很久，很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一了百了。但想到父母的辛苦，还有四个弟弟，我还是选择了勇敢面对，准备再好好地挨一次打，然后安心做好一个农民，用锄头、镰刀去书写人生。

我回到家中，父亲尚未回家，我便主动地在那条杀猪板凳上铺上炭碴，关好门，只穿了条内裤，躺了上去，等待父亲的“鞭策”。然而，父亲

回来后，却没有打我，对我说道：“起来吧！我不会打你了，我们都认命吧，你就安心当农民！”那晚，我听到了父母房间传来的叹息声，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了父亲红肿的眼睛和脸上的泪痕。

1984年2月，我以名列全县前茅的优异成绩考上招聘乡干部，父亲很久没有笑容的脸上终于有了光彩。在我去上班前，父亲对我说：“你要记着你是农民的后代，要多为农民做好事，要做一个好官，不要做被人骂的坏官，该你得的你才得，不该你得的千万不能要，更不要贪污受贿。你现在只是一个招聘干部，要好好工作，争取早日转为正式干部，不要被解聘放回农村来了。”

我一直牢记父亲的话，正正派派地做人，兢兢业业地做事，从没有犯过原则性错误。1992年，当我转为正式公务员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却没有看到，因为他在1989年就因为劳累，因为穷困得不到及时治疗，不到48周岁就离开了人世。断气之前，他哭了，因为他的五个儿子只有老二结了婚，还有三个儿子未成人。这一次，他是当着我们的面哭的，只有眼泪，没有声音。我想父亲一方面是因为对生的留恋，另一方面更是不忍抛下他的妻子和孩子们。

而今，父亲离开整整28周年了，但父亲几次流泪的情景时常在我脑海想起，在我梦中呈现。今天，国家已经富强，父亲的五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、衣食无忧了，如果父亲地下有知，他应该不会再哭泣，不再掉泪了。即使有泪，那也应该是欣慰之泪、开心之泪……

月季

□石泽丰

百花凋谢，唯你站上了秋的肩膀
这个午后，一朵粉红解读得令人心疼

风，遮赶着落叶
在清透如水的天空
几声雁鸣平平仄仄
聊你凭栏的章法

立花圃一角
你这婉约女子
淡淡的菜束
拂过我花瘦轻衣的思绪

暗香浮出，一路幽思
等了一季的心
此刻，在我的窗外
看一根草衣飘动

乌龟的世界

□张传钦

乌龟的世界真复杂，我怎么也看不懂。

今天它又来到我们四川，难道它也爱上了四川的辣椒？

鳄鱼就是个大骗子，几年长得就像个大水盆，但非要说自己是千年龟。这时我就搞不懂，它为什么不参加奥运会？

地龟是一个原始人，一天到晚都待在湖里。仍然保持着原始的风貌、习惯、气节，难道它就只想待在湖里？我真不知道它为什么这样古怪？

巴西龟是个旅行家，每天都在走南闯北。走过的地方又一个又一个，

乌龟的世界可真复杂，我怎么也看不懂。
(指导老师 王芬)